

■关注 本土作家

贵州作家冉正万新作《鲤鱼巷》——

原汁原味
讲述贵阳老巷故事

贵阳日报融媒体中心 舒锐 文 / 图

贵州作家冉正万短篇小说《鲤鱼巷》2021年11月在《人民文学》发表。《人民文学》卷首语中评价该小说：具有短篇小说内秀而又多义的涵养，小城风俗的描写看似悠缓散漫，落到人物这里也显得收放自如，实则有着刻度精确的叙述能力。

■关注贵阳小街小巷

贵阳老巷子——鲤鱼巷，冉正万不下百次来过这里。冉正万说，贵阳的小街小巷很有特点，生活气息浓郁，烟火气十足。写鲤鱼巷之前，冉正万以非虚构写过指月街、河坎街、汉相街、圆通街。

鲤鱼巷其实是鲤鱼街，为了往小里写，有意把街说成巷。最初只写了篇三千多字的同名散文，冉正万总觉得不过瘾，写小说才是自己强项。两年后，冉正万丢开散文重写。写好后反复打磨才交出去，很快得到《人民文学》杂志的肯定。小说问世后受到广泛好评，“作家冉正万客居贵阳二十年，《鲤鱼巷》是他写给贵阳的一封情书。”一位文艺评论者评价说。

为了追溯老巷子的历史，冉正万不仅聆听老居民讲述鲤鱼巷，还查找了相关史料。很多年前，这里有几十户人家，山上泉水流到此处，人们造田种水稻，水田里鲤鱼活蹦乱跳，于是取名鲤鱼田。村寨形成后，改名鲤鱼村。再后来城市将其包围，稻田不见踪影，农村迹象青遁，鲤鱼村变成鲤鱼街。老人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还有几块稻田，老街两侧的房子或高或低，或大或小，像一条老鲤鱼的鳞片。

短篇小说《鲤鱼巷》描绘了贵阳老巷子原汁原味的店铺街貌、老巷居民的原生态生活，以及市井烟火中的精神追求，也展现了旧城拆迁改造给原住民生活及心理带来的变化。这种变化在作家冉正万的眼中，是顺其自然的变迁，一如鲤鱼巷从鲤鱼田、鲤鱼村演变而来，是时代变化、文明进程的缩影。

与当下一些文学作品在描写乡村消失、城市变迁时暗藏的哀伤情绪不同，冉正万认为，凡是“新的来、旧的去”，都是历史的正常进程，变化寓意着新的生机，作家应该跳出个人情感色彩，以客观的视角看待乡村和城市的蝶变与发展。

虽然将关注的视角转向城市，但描写人性与神性的创作风格，还是一以贯之地留在了冉正万的小说里。

在短篇小说《鲤鱼巷》中，“小鲤鱼”和“屋檐童子”作为超现实部分，与贵阳人熟悉的烫菜店、豆豉火锅店、老素粉店等真实的市井烟火共存于贵阳老巷子中。作家还将贵阳另一条老巷白沙井“搬进”了鲤鱼巷。这些写实与虚构并存的内容，让人觉得《鲤鱼巷》既是原汁原味的“贵阳原创”，又有了超越现实的审美旨趣。

小说《鲤鱼巷》里出现的“屋檐童子”，是冉正万将乡村传说中的“家神”请进贵阳的小街小巷。冉正万说，“屋檐童子”和“小鲤鱼”作为超现实的存在，寓意着人们内心对美好的向往与祈祷，是永恒的精神象征，也是人性中神性的体现。

创作《鲤鱼巷》，仅仅是冉正万以贵阳老巷子为文学创作素材的一个发端。冉正万说，自己对白沙巷、会文巷、蔡家街等老巷老巷的关注由来已久，曾多次实地踏访并拍下了许多图片，为今后创作留下了宝贵素材。



■作家简介

冉正万，贵州作家。在《人民文学》《花城》《十月》《中国作家》等发表中篇小说若干。出版《银鱼来》《天眼》《纸房》等长篇小说及《跑着生活》《树洞里的国王》《苍老的指甲和宵遁的猫》《唤醒》等小说集。曾获花城文学奖、长江文艺短篇小说双年奖、贵州省政府文艺奖一等奖。

■最大程度还原客观现象

在作品中直接使用真地名，是冉正万一直以来的创作习惯，他认为这样能够突出作品的地域性。在短篇小说《鲤鱼巷》中，吉庆巷、白沙井、威清门等都是贵阳城中的真实地名，这让本地读者毫无距离感。

冉正万说，小说里的人物和故事全是虚构，但也是客观世界在作家内心里的真实投射，要把虚构的内容写好，离不开对客观世界的真实观察。比如描写街道、店面，“一定不是凭空想象的”。事实上，小说《鲤鱼巷》中的每一个店铺，都在这条巷子里真实存在，连顺序都没有错。冉正万说：“只有真实地描写细节，故事才不会假。”

并不是贵阳所有的巷子都能进入小说，冉正万说，“每条巷子都有属于自己与众不同的故事，但要变成小说还得契机成熟，忌讳生搬硬套。”他认为，小说不一定都要写有意义的内容，但故事一定要合情合理。意义是从文本透露出来、自然而然的旨趣和事理。

冉正万认为，小说要讲好情节，首

■创作源泉来源于生活

“故事不能生造，灵感来自于对生活的细致观察和深度体验。”冉正万说，“短篇小说最利于留住稍纵即逝的灵感。”

冉正万出生于贵州余庆县一个叫黄土湾的山村，从小酷爱阅读。

一个冬天，还在上初中的冉正万借到了《三国演义》，老家屋子里烟熏火燎，他提了个小板凳坐到雪地里看，被跌宕起伏的故事吸引，浑不觉身上寒冷。

一个炎热夏夜，家人让他守水渠，他借着亮堂堂的月光忘情地啃着厚厚的书，水渠里的水什么时候被人偷了都不知道。

上高中后，他省吃俭用，买下的第一



短篇小说《鲤鱼巷》。（资料图片）

先要养成认真观察生活的习惯，并及时做好记录。要记下自己观察事物的感受，准确记录相关的地标和名字。积累真实的创作素材，才有利于写出用心有情的文字。具体到写人叙事，更离不开

在细节上的反复琢磨，最大程度还原客观现象。

关于为什么一直钟情于讲述贵州本土故事？冉正万的理由是：“看得见、有感情，才有话可说。”

于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热的影响下开始了文学创作。

1996年，冉正万在地矿部主办的《新视界》上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高脚女人》，从此创作一发不可收拾。1997年至1999年，他相继为地矿部合同制专业作家，贵州省作家协会合同制作家。

冉正万说，自己正在创作以安顺屯堡文化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已经完成十多万字。在别人看来，这已经完成了大半。他却认为，“行百里者半九十”，好的结尾可撬起整部小说，反之有可能前功尽弃，越到后面越难，这和爬山一个道理。这不仅是对作家耐心的考验，也是对其所思所想的检验。

■新作推介

石一枫《漂洋过海来送你》：

在寻找中与传统价值重建联系

贵阳日报融媒体中心 郑文丰 文 / 图

无论在现实中还是文学中，“北京”一向是作家石一枫的标签。他生长在北京，祖上三代以上世居北京。做派很“北京”，语言更“北京”——用他自己的话说，相当部分的北京作家书面语和口语相对统一，平常怎么说话，就用这种腔调或词汇去写，老舍、王朔的作品均是如此。无怪乎不少人将其视为对老舍先生为代表的传统一脉的承续，继王朔之后的“新京味儿小说”旗帜。

新作《漂洋过海来送你》，依旧“很北京”。小说讲述了北京胡同里的“原住民”那那、那那、那那三人的故事。“那”本是满清皇族姓氏，“那那”名字的由来，小说里用两句诗作了介绍：“风吹花又白，雪抱那那枝。”颇有“遗老”的感觉。祖孙二人住在胡同里的两间小平房里。平房门口挂着八哥黄雀儿，八哥有成精的倾向，不仅会说话，而且说的是复句，还可以说比喻句。小说开篇，就是去遛鸟。这些

细节，很容易勾起读者的“老北京想象”，并浸入其中。然而，爷爷那那枝突然去世，那那却在骨灰中意外发现了一块似乎不属于爷爷的“异物”。自此，作者做了一个巧妙的设置：爷爷的骨灰意外拿错了。根据寻得的线索，那那背上行囊，从北京出发，前往大洋彼岸寻回爷爷的骨灰。书中指涉的“大洋彼岸”有两处，美国的芝加哥、阿尔巴尼亚的大桥工地上。当那那离开世居的旧城区，前往新的彼岸，便意味着他在陌生的地理空间面前，其整个人的生活意义面临着失落、寻找以及重新确认的处境。书名“漂洋过海来送你”，即揭示了这一叙事脉络。

《漂洋过海来送你》的核心是“寻找”。表面上看，是那那寻找爷爷的骨灰。深层次地看，那那寻找的是爷爷生前所负载的各种各样的文化气息，他的传统、他的老理、他的面子……寻找的过程也是在寻找回忆、寻找文化、跟传统价值重新建立联系。随着叙事的展开，小说折射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历史变迁，从爷爷辈的保家卫国、工厂转型，到孙子辈的漂洋过海、世界互联，截然不同但又彼此支撑的生活，撑开了小说的时空尺度。

通过一个骨灰盒，小说将不同家庭、不同地域、不同文化巧妙地勾连在一起，从纵向写上三代人的精神沟通和内心世界，横向上写身在欧洲、美国和北京三个当代青年人的个人坚守和家国情怀——异质的文化彼此碰撞，竟然毫不违和，反而“混搭”出

一种特有的艺术效果，继而呈现出了中国式血浓于水、生生不息的“家国情怀”，这是国人不变的“根”。由此，《漂洋过海来送你》可看成当下年轻一代的成长小说，他们最终学会在长时段的历史意识和全球视野里，去理解家族和中国命运。

在行文中，作家石一枫的语言风格一如北京人，非常调皮、非常活泼，可遇趣味横生，在严肃文学充斥着沉重感的氛围下，作者如新一代顽主看世界，好看，好玩，好回味。然而这并不影响他作品中伦理正道的底色。比较地看，作为“京味小说”代表的王朔，其底色是愤怒、抒情的；而石一枫认同传统的弥漫在民间文化当中非常“正”的一面，其底色是肯定。在一定程度上，石一枫可称之为“不正经的嘴掩盖太过正经的心”。

作为中国70后代表作家之一，石一枫擅长把京味儿小说的传统和全球化时代北京青年的新鲜感结合起来。正如第七届鲁迅文学奖颁奖词评价：“石一枫具有敏锐的现实主义品格，同时伴随着浪漫的抒情精神和倔强的青春理想。在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性格和命运中，浓缩社会生活的特定形态，展现着人的道德困境和精神坚守。”在《漂洋过海来送你》里，从心灵到现实，从本土到域外，阔大的时空在作者的讲述中，构成了一幅浓墨重彩的现代生活景观；活色生香的人物，汹涌澎湃的情感，流畅无碍的语言，将既有意思又有意味的故事表达得令人叹为观止。



陈师曾《中国绘画简史》：

构建清晰的中国绘画历史网格

贵阳日报融媒体中心 郑文丰 文 / 图

俗话说“不精一艺莫谈艺”。重新出版的经典之作《中国绘画简史》作者陈师曾是近代国画大家，谈绘画、谈美，自然是基于切身感受的有的放矢。

陈师曾家学渊源，人才辈出，其祖父陈宝箴系清末著名维新派骨干，父亲陈三立是近代同光体诗派重要代表人物，其弟陈寅恪为一代国学大师。陈师曾早年留学日本，后专攻绘画、美术史，35岁便已成为国画大家。陈师曾与鲁迅是同窗好友，与弘一法师为莫逆之交。他曾慧眼识才，支持齐白石衰年变法，终使齐白石大器晚成。

《中国绘画简史》原书名《中国绘画史》，是陈师曾先生1922年所作，经讲稿记录整理而来，是20世纪我国学者关于中国绘画研究最早的一部绘画通

史。作者依据史料，以时间线索为“经”，以绘画流派、画家、绘画技法线索为“纬”，系统但不冗长、简洁而不失全面，构建了一个清晰完整的中国绘画历史网格，厘清了国绘画文脉的发展、传承与嬗变。在其笔下，中国绘画的发展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故而作者将全书划分为上古史、中古史、近世史三个时期，每个时期内按照朝代更迭顺序依次展开叙述，是为“经”，即纵向。每个朝代内部，开篇为对该时期的总结概括，然后按照流派、画家、画作类别划分章节，是为“纬”，即横向。

如此叙述方式，既可以从方便读者从宏观上把握中国绘画发展的框架，更可以依据自己的兴趣选取其中的章节展开针对性阅读。专业人士可以从中看到，中国绘画的流派、画家、作品的传承与发展、绘画的技法、绘画的风格、绘画的意象与意境，这是本书专业性价值的体现。非专业的普通读者可以看到中国绘画发展的精彩过程，感受绘画作品的艺术之美，更可以了解绘画的基本常识。

在这部作品问世之前，关于中国绘画研究的作品多以点评画家和绘画技法为主要功能，在系统总结绘画理论方面尚属空白。陈师曾独辟蹊径，从绘画流派、画家、作品、技法以

及绘画理论等多个角度切入，对中国绘画发展做了系统、完善的总结与梳理。该书建立起中国绘画史学科的基架和理论体系，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可以说是中国绘画史的奠基之作。

经典之作重新出版，需迈过“后出转精”这一道挑战。新版《中国绘画简史》胜在“珠联璧合”，除了具备高水准学术价值的文字内容，本书的另一大优势是，精选300幅中国古代表画作品，与文字形成呼应。对文章内容提及的绘画流派、画家、作品、技法，准确搭配典藏古画，一则对文章做注释，二则构建画面感，使读者置身其中，仿佛在与那些如雷贯耳的画坛巨擘谈笑风生，进而更直观、深刻地理解并感受中国绘画之美。

几千年来，中国绘画成就斐然。百年的考古发现，将先人更多的绘画遗存带到后人面前，人们发现，一部中国绘画史，不仅是文人画系统，还有大量的石窟壁画及墓室壁画，这使我们的绘画史变得越来越丰富多彩。但是近现代西方绘画的引入，尤其是现代高等美术教育关于中国传统造型的缺失，使得美术教育及美术理论对中国传统艺术有所忽视。如何复兴中国绘画、完善中国美术理论体系，《中国绘画简史》或可提供一些启发。

